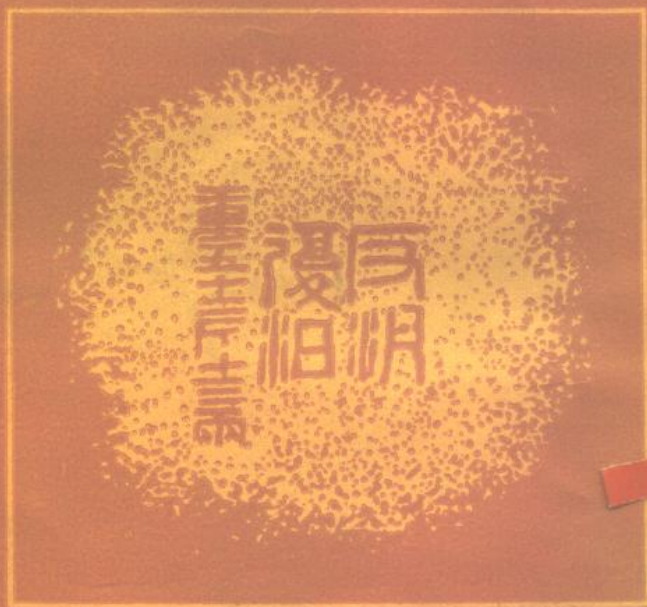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刘联珂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刘联珂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刘联珂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7.75 印张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60 定价：4.15 元

ISBN 7-202-00638-3/K·89

《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总序

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不论是正史、野史、实录、档案等等，从来缺少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下层结构方面系统的、直接的资料。社会下层结构是指各种民间秘密结社、民间秘密宗教及所谓江湖上的其他有关组织。在某些典籍中即使可以发现一些这方面的记载，也多是支离破碎、或竟是歪曲诬蔑性质的。

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及其他有关组织本身并非没有文献资料，如秘密结社有海底、通草（漕）之类的秘籍，秘密宗教有宝卷、坛训之类的经卷。当初这类秘籍、经卷的印行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不同，除了在特殊情况下，是绝不允许公开出版的。他们自己筹资，在一些私营的小印字馆、刻字铺、善书局刊印，然后在内部秘密地发送给自己的成员和信徒，不是个中人是难得见到它们的。如果泄露给外人，就要受到组织或神的惩罚。社会上如果见到这种东西，则又目为荒诞、俗鄙、迷信以至反动书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更是无例外地施行取缔、禁毁政策。

这类资料的印行不只数量大，而且种类多。各种结社，不论是青帮、红帮、袍哥、哥老……不论是哪个帮头、山堂，都要编印区别于其他帮派的海底、通草。各

种宗教，不论是哪宗、哪支、哪派、哪门，都有自己编印的阐发本教教义和仪轨的经卷。尤其是近代以来，多数民间秘密宗教都增加了扶乩请坛的伎俩，于是大量产生『乩著』的经卷，有的还出版期刊。所谓『乩著』自然是托称，实际还是人著的，有些质量并不差。

历史学家们并非没有注意到社会下层结构及其活动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它们有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震动朝廷，直到颠覆一个政权。它们此仆彼起，绵延不断，尽管官府百般查禁、镇压，群众还是趋之若鹜，乐此不疲。元明清以来，它们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可说是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即如韩山童、朱元璋、唐赛儿、李法良、李福达、蔡伯贯、李圆朗、刘天绪、徐鸿儒、王伦、林清、李文成、方荣升、曹顺等起义事件，莫不是由社会下层结构所策动的。直到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也莫能外是。太平天国的组织和领导者是白莲教和基督教杂交的产物——拜上帝会，义和团纯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辛亥革命则是以会党为主力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为此，不少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研究民间秘密结社和宗教的本身以及研究它们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史学课题。五十年代史学界兴起的对于宗教与农民起义之关系的讨论，断断续续的至今没有停止；八十年代以来对于会党问题的讨论也曾几度掀起高潮；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一直没离开过它与白莲教、义和拳（梅花拳）的渊源关系，如此等等。适应这个形势的需要，只是从正史、

野史、实录、档案中寻绎那些支离破碎、歪曲诬蔑性质的资料显然是不能满足了。史学家们需要一窥各种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需要掌握它们的秘籍，需要得到它们的系统、直接的资料，需要探讨它们的实质，不然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就只能是根据不完备的资料进行不一定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不一定合乎逻辑的结论了。

何由而能一窥各种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掌握它们的秘籍，得到它们的系统、直接的资料进行研究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历史学^①方法，深入到这些组织的内部实地调查研究，别无他途。

解放前，各种社会下层结构普遍存在的时候，确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过，果然拿到他们的秘籍、经卷，探得他们的堂奥，也写成了调查报告式的书籍文章。而在解放后的大陆上，这些结构基本上消灭了，再用直接调查的办法已经是困难重重了。幸而有些有心人，包括某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他们居然能闯过多少次的洗劫，保存下为数不多的这类秘籍、经卷。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昔年横遭禁断的，图书馆里几乎是无法依类编号的书籍，今天已经成了善本、珍藏！所以如果能搜集到公私藏家的这类书籍，加以遴选，重印出来，则不仅可以抢救一部分已经散佚的某些社会下层结构的内幕文献，从而满足历史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部门的迫切需要，就整个出版界来说，也是一个创举，一个突破。

重印出版这套丛书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近年来一些戏剧、影视、小说等文学作品在选取有关社会下层结构的题材时，往往由于作者对这方面的知识不足，而错误

地展现了历史事实，丑化地展现了正面形象。这种例证比比皆是。而群众出于逆反心理，益发希望了解此类下层社会结构的深部。这套丛书的印行正可向那些作者提供一批真实的、准确的素材和参考，也可满足那些群众的需求。

河北人民出版社先着祖鞭，拟定了编辑这套《民间秘密结社与宗教丛书》的计划。由于存世的这类书籍一时难以搜集齐全，遴选工作自然也就难以一次完成，因此暂拟依其性质编成四辑，每辑十种，期在二三年内陆续印行。这套丛书的全部编选工作由李世瑜、栾保群、吕宗力担任。

选入这套丛书的书籍，有的成书年代很早，最晚的也在四十多年之前。绝大多数作者自然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是这套丛书一律用影印而不能由作者修改之后重新排印的原因。正因如此，其中不免保留着一些糟粕，这样也好，读者正可借以察知这类社会下层结构原始面貌的一个侧面，可谓窥豹一斑吧。

李世瑜 序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间宗教研究中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七日

①『社会历史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即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广泛深入地到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下层中进行实地考察（Field Work），以取得历史研究资料的一套方法论。与外国的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相似。『社会历史学』是我们自己命名的，英文可叫『Sociohistory』。

鑑古知今

留園出版社題

王曉籟



是民族精神所寄
為忠義愛國之本

奉題

幫會革命史

曹志功



忠義源泉

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出版啟題

杜鏞



紀念楊雲史先生

聯珂

江東楊雲史先生，爲近代有數之文學家，詩古文辭，並皆佳妙，書法亦極遒勁，雖未嘗惜墨如金，然非相知有素者，欲乞書隻字，殆不可得。生平相識遍朝野，于幫會認識最清，目爲民族英雄，推崇備至。民十五年春，予因友人之介訪之於春申客邸，彼此恨相見晚，而人事倉猝，遂不復見。比因避地至海外，聞先生困於二豎，特往探之，並出近著幫會史就正，時先生方呻吟於病榻間，觀書狂喜，如親祕笈，惟于封面所排宋體字，認爲美中不足。予曰，如先生言，蓋緣出版期促，未得善書如先生者，今將再版，卽祈大筆一揮，以光卷首何如？先生曰，諾，爰命公子千頃，設短几於榻，振筆爲書封面，此後未作一字，卽歸道山，蓋絕筆也。片羽吉光，彌足珍貴，設予往訪稍遲，將不可得，而先生與吾幫會之默契，亦且無由表現，今竟得之，豈非天乎。用于追悼之餘，略識數言，爲吾幫會五千萬同人，對於先生永恆之紀念。

恭錄 國父自傳

國父自傳一文，遠在二十年前，已散見于各地書報了，爲什麼到了現在我寫這本幫會革命史還要把它恭錄出來呢？因爲

國父與幫會有着相當的關係在

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陣營中，幫會盡過最大的努力，同時幫會也因得到

國父的領導，纔能達成滅清復明底志願，這些都從

國父自傳裏可以看得出來，人們要讀幫會革命史，也惟有先讀

國父自傳，纔能深切了解本書命名的由來，及幫會的立場與真價。二十九年春，聯珂

謹識。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軋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之世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而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

中國醫會三百年革命史

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觀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銅鑿，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變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

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乙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洩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開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暫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衆，布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演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開道而赴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潛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

中國幫會三百年革命史

一九三一年，由於敵人的無故侵略，使五千萬英勇的幫會同志，撫着過去亡國的創傷，不得不再度聯合起來，在 賢明的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和敵人作殊死戰。

我于民二十七武漢淪陷時流亡到了海外，因為沒有機會到前方去流血，只好在海外流一點汗，做一點文字宣傳，使海內外同胞們，了解幫會過去革命的真相，策勵今後奮鬥的精神，同時認清做亡國奴的痛苦，連說話都不自由，旁的還用說嗎？這就是我寫幫會史的動機。

親愛的同胞們，你們同情我這樣辦嗎？請你再接受我一個萬分誠懇的忠告，你們要想免做敵人的牛馬，保持自由的幸福，只有一條光明的大道，就是集中意志，集中力量，擁護 領袖，努力抗建！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鄒聯珂寫于海外

自言

我自加入幫會追隨洪門先進劉克斌楊慶山諸大哥之後已經三十年了，我的主旨是要盡我國民一份子責任，聯絡幫會同志，發揚洪門精神，爲國族的前途而奮鬥。

誰都知道幫會是有悠久光榮歷史的，可是沒有相當的機會把牠露布出來，因爲過去滿清政府是把幫會當做仇敵的，乾脆說，幫會也確是牠的仇敵，因爲幫會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反清復明！」

因之滿清們對於幫會，不斷的設法捕逮處以極刑——殺頭，三百年來，也不知流過多少熱血，犧牲過多少頭顱，可是幫會的份子愈殺愈多，幫會革命的悲劇愈演愈烈，由于國父的起而領導，卒將滿清推翻，使全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幸福。

過去幫會的舉動，好像很神秘的，原因是在專制政府統治仇視下，一切行動不得不格外嚴密，甚至語言文字都用一種特製的暗號，藉以避免滿奴的偵查。

也正因爲這樣，幫會的組織才能日益健全，得到國父的賞限，促成最後的成功。

幫會做事，向來是埋頭苦幹，有功不居的，故在打倒滿清後，一致的退回農工商賈的崗位，從事原來的職業，絕口不談前事。

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即轉戰于龍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士民連戰月餘，彈藥已盡，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

庚子之役，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自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于是揭揭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于是開第一會于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於東

中國革命三百年革命史